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醒世恆言 第二十九卷 盧太學詩酒傲公侯

衛河東岸浮丘高，竹舍雲居隱鳳毛。
秋天散步青山郭，春日催詩白兔毫。
醉倚湛盧時一嘯，長風萬里破洪濤。

這首詩，乃本朝嘉靖年間一個才子所作。那才子是誰？姓盧名柟字少樞，一字子赤，大名府濬縣人也。生得丰姿瀟灑，氣宇軒昂，飄飄有出塵之表。八歲即能屬文，□歲便嫻詩律，下筆數千言，倚馬可待。人都道他是李青蓮再世，曹子建後身。一生好酒任俠，放達不羈，有輕世傲物之志。真個名聞天下，才冠當今。與他往來的，俱是名公巨卿。又且世代簪纓，家資巨富，日常供奉，擬於王侯。所居在城外浮丘山下，第宅壯麗，高聳雲漢。後房粉黛，一個個聲色兼妙，又選小奚秀美者數人，教成吹彈歌曲，日以自娛。至於童僕廝養，不計其數。宅後又構一園，大可兩三頃，鑿池引水，疊石為山，制度極其精巧，名曰嘯圃。大凡花性喜暖，所以名花俱出南方，那北地天氣嚴寒，花到其地，大半凍死，因此至者甚少。

設或到得一花一草，必為巨璫大碗所有，他人亦不易得。這濬縣又是個拗處，比京都更難，故宦家園亭雖有，俱不足觀。偏盧柟立心要勝似他人，不惜重價，差人四處構取名花異卉、怪石奇峰，落成這園，遂為一邑之勝。真個景致非常。但見：
樓臺高峻，庭院清幽。山疊岷峨怪石，花栽閩苑奇葩。水閣遙通行塢，風軒斜透松寮。回塘曲檻，層層碧浪漾琉璃；疊嶂層巒，點點蒼苔鋪翡翠。牡丹亭畔，孔雀雙棲；芍藥欄邊，仙禽對舞。紫紆松徑，綠陰深處小橋橫；屈曲花歧，紅艷叢中喬木聳。煙迷翠黛，意淡如無；雨洗青螺，色濃似染。木蘭舟蕩漾芙蓉水際，秋千架搖曳垂楊影裡。朱檻畫欄相掩映，湘帝繡幕兩交輝。

盧柟日夕吟花課鳥，笑傲其間，雖南面王樂，亦不過是。凡朋友去相訪，必留連盡醉方止。倘遇著個聲氣相投知音的知己，便兼旬累月，款留在家，不肯輕放出門。若有人患難來投奔的，一一都有資發，決不令其空過。因此四方慕名來者，絡繹不絕。真個是：

座上客常滿，樽中酒不空。

盧柟只因才高學廣，以為掇青紫如拾針芥，那知文福不齊，任你錦繡般文章，偏生不中試官之意，一連走上幾利，不能勾飛黃騰達。他道世無識者，遂絕意功名，不圖進取，惟與騷人劍客、羽士高僧，談禪理，論劍術，呼盧浮白，放浪山水，自稱浮丘山人。曾有五言古詩云：

逸翮奮霄漢，高步躡天關。褰衣在椒塗，長風吹海瀾。瓊樹繫遊鑣，瑤華代朝餐。恣情戲靈景，靜嘯啣鳴鸞。浮世信洿濁，焉能濡羽翰。

話分兩頭，卻說濬縣知縣姓汪名岑，少年連第，貪婪無比，性復猜刻，又酷好杯中之物。若擎著酒杯，便直飲到天明。自到濬縣，不曾遇著對手。平昔也曉得盧柟是個才子，當今推重，交遊甚廣，又聞得邑中園亭，唯他家為最，酒量又推尊第一。因這三件，有心要結識他，做個相知，差人去請來相會。你道有這樣好笑的事麼？別個秀才要去結交知縣，還要捱風緝縫，央人引進，拜在門下，稱為老師。四時八節，饋送禮物，希圖以小博大。若知縣自來相請，就如朝廷徵聘一般，何等榮耀，還把名帖粘在壁上，誇炫親友。這雖是不肖者所為，有氣節的未必如此，但知縣相請，也沒有不肯去的。

偏有盧柟比他人不同，知縣一連請了五六次，只當做耳邊風，全然不睬，只推自來不入公門。你道因甚如此？那盧柟才高天下，眼底無人，天生就一副俠腸傲骨，視功名如敝屣，等富貴猶浮雲，就是王侯卿相，不曾來拜訪，要請去相見，他也斷然不肯先施，怎肯輕易去見個縣官？真個是天子不得臣，諸侯不得友，絕品的高人。

這盧柟已是個清奇古怪的主兒，撞著知縣又是個耐煩瑣碎的冤家，請人請到四五次不來，也索罷了，偏生只管去纏帳。見盧柟決不肯來，卻倒情願自去就教。又恐盧柟他出，先差人將帖子訂期。差人領了言語，一直逕到盧家，把帖子遞與門公說道：「本縣老爺有緊要話，差我來傳達你相公，相煩引進。」門公不敢怠慢，即引到園上，來見家主。差人隨進園門，舉目看時，只見水光繞綠，山色送青，竹木扶疏，交相掩映，林中禽鳥，聲如鼓吹。那差人從不曾見這般景致，今日到此，恍如登了洞天仙府，好生歡喜，想道：「怪道老爺要來遊玩，原來有恁地好景。我也是有些緣分，方得至此觀玩這番，也不枉為人一世。」遂四下行走，恣意飽看。彎彎曲曲，穿過幾條花徑，走過數處亭臺，來到一個所在。周圍盡是梅花，一望如雪，霏霏馥馥，清香沁人肌骨。中間顯出一座八角亭子，朱甍碧瓦，畫棟雕樑，亭中懸一個匾額，大書「玉照亭」三字。下邊坐著三四個賓客，賞花飲酒，旁邊五六個標緻青衣，調絲品竹，按板而歌。有高太史《梅花詩》為證：

瓊姿只合在瑤臺，誰向江南處處栽。
雪滿山中高士臥，月明林下美人來。
寒依疏影蕭蕭竹，春掩殘香漠漠苔。
自去漁郎無好韻，東風愁寂幾回開。

門公同差人站在門外，候歌完了，先將帖子稟知，然後差人向前說道：「老爺令小人多多拜上相公，說既相公不屑到縣，老爺當來拜訪；候恐相公他出，又不相值，先差小人來期個日子，好來請教。二來聞府上園亭甚好，順便就要遊玩。」

大凡事當湊就不起，那盧柟見知縣頻請不去，恬不為怪，卻又情願來就教，未免轉過念頭，想：「他雖然貪鄙，終是個父母官兒，肯屈己敬賢，亦是可取，若又峻拒不許，外人只道我心胸褊狹，不能容物了。」又想到：「他是個俗吏，這文章定然不曉得的。那詩律旨趣深奧，料必也沒相干。若論典籍，他又是個後生小子，僥倖在睡夢中偷得這進士到手，已是心滿意足，諒來還未曾識面。至於理學禪宗，一發夢想所不到了。除此之外，與他談論，有甚意味，還是莫招攬罷。」卻又念其來意惓惓，如拒絕了，似覺不情，正沉吟間，小童斟上酒來。他觸境情生，就想到酒上，道：「尚會飲酒，亦可免俗。」

問來人道：「你本官可會飲酒麼？」答道：「酒是老爺的性命，怎麼不會飲？」盧柟又問：「能飲得多少？」答道：「但見拿酒杯，整夜吃去，不到酩酊不止，也不知有幾多酒量。」盧柟心中喜道：「原來這俗物卻會飲酒，單取這節罷。」隨教童子取個帖兒，付與來人道：「你本官既要來遊玩，趁此梅花盛時，就是明日罷。我這裡整備酒盒相候。」

差人得了言語，原同門公一齊出來，回到縣裡，將帖子回覆了知縣。知縣大喜，正要明日到盧柟家去看梅花，不想晚上人來報新按院到任，連夜起身往府，不能如意。差人將個帖兒辭了。知縣到府，接著按院，同行香過了，回到縣時，往還數日，這梅花已是：「紛紛玉瓣堆香砌，片片瓊英繞畫欄。」

汪知縣因不曾赴梅花之約，心下怏怏，指望盧柟另來相邀。誰知盧柟出自勉強，見他辭了，即撇過一邊，那肯又來相請。看看已到仲春時候，汪知縣又想到盧柟園上去遊春，差人先去致意。那差人來到盧家園中，只見園林織錦，堤草鋪茵，鶯啼燕語，蝶亂蜂忙，景色□分艷麗。須臾，轉到桃蹊上，那花渾如萬片丹霞，千重紅錦，好不爛熳。有詩為證：

桃花開遍上林紅，耀服繁華色艷濃。
含笑動人心意切，幾多消息五更風。

盧柟正與賓客在花下擊鼓催花，豪歌狂飲，差人執帖子上前說知。盧柟乘著酒興對來人道：「你快回去與本官說，若有高興，即刻就來，不必另約。」眾賓客道：「成不得。我們正在得趣立時，他若來了，就有許多文縷縷，怎能盡興？還是改日罷。」盧柟道：「說得有理，便是明日。」遂取個帖子，打發來人，回復知縣。

你道天下有恁樣不巧的事。次日汪知縣剛剛要去遊春，誰想夫人有五個月身孕，忽然小產起來，暈倒在地，血污浸著身子。嚇得知縣已是六神無主，還有甚心腸去吃酒，只得又差人辭了盧柟。這夫人病體直至三月下旬，方才稍可。那時盧柟園中牡丹盛開，冠絕一縣，真個好花。有《牡丹詩》為證：

洛陽千古門春芳，富貴真誇濃艷妝。

一自《清平》傳唱後，至今人尚說花王。

汪知縣為夫人這病，亂了半個多月，情緒不佳，終日只把酒來消悶，連政事也懶得去理。次後聞得盧家牡丹茂盛，想要去賞玩，因兩次失約，不好又來相期，差人送三兩書儀，就致看花之意。盧柟日子便期了，卻不肯受這書儀。璧返數次，推辭不脫，只得受了。那日天氣晴爽，汪知縣打帳早衙完了就去。不道剛出私衙，左右來報：「吏科給事中某爺告養親歸家，在此經過。」正是要道之人，敢不去奉承麼？急忙出郭迎接，饋送下程，設宴款待。只道一兩日就行，還可以看得牡丹，那知某給事又是好勝的人，教知縣陪了遊覽本縣勝景之處，盤桓七八日方行。等到去後，又差人約盧柟時，那牡丹已萎謝無遺。盧柟日子便期了，卻不肯受這書儀。璧返數次，不覺春盡夏臨，彈指間又早六月中旬，汪知縣打聽盧柟已是歸家，在園中避暑，又令人去傳達，要賞蓮花。那差人逕至盧家，把帖兒教門公傳進。須臾間，門公出來說道：「相公有話，喚你當面去吩咐。」差人隨著門公，直到一個荷花池畔，看那池團團約有□畝多大，堤上綠槐碧柳，濃陰蔽日；池內紅妝翠蓋，艷色映人。有詩為證：

凌波仙子鬥新妝，七竅虛心吐異香。

何似花神多薄倖，故將顏色惱人腸。

原來那池也有個名色，喚做瀟瀟池。池心中有座亭子，名曰錦雲亭。此亭四面皆水，不設橋樑，以採蓮舟為渡，乃盧柟納涼之處。門公與差人下了採蓮舟，蕩動畫槳，頃刻到了亭邊，繫舟登岸。差人舉目看那亭子：周圍朱欄畫檻，翠幔紗窗，荷香馥馥，清風徐徐，水中金魚戲藻，樑間紫燕尋巢，鷗鷺爭飛葉底，鴛鴦對浴岸旁。去那亭中看時，只見藤床湘簟，石榻竹几，瓶中供千葉碧蓮，爐內焚百和名香。盧柟科頭跣足，斜據石榻，面前放一帙古書，手中執著酒杯。旁邊冰盤中，列著金桃雪藕、沉李浮瓜，又有幾味素酒。一個小廝捧壺，一個小廝打扇。他便看幾行書，飲一杯酒，自取其樂。

差人未敢上前，在側邊暗想道：「同是父母生長，他如何有這般受用。就是我本官中過進士，還有許餘勞碌，怎及得他的自在。」盧柟擡頭看見，即問道：「你就是縣裡差來的麼？」

差人應道：「小人正是。」盧柟擡頭看見，即問道：「你就是縣裡差來的麼？訂期定日，卻又不來；如今又說要看荷花。恁樣不爽利，虧他怎地做了官。我也沒有許多閑工夫與他纏帳，任憑他有興便來，不奈煩又約日子。」差人道：「老爺多拜上相公，說久仰相公高才，如渴思漿，巴不得來請教，連次皆為不得已事羈住，故此失約。還求相公期個日子，小人好去回語。」盧柟見來人說話伶俐，卻也聽信了他，乃道：「既如此，竟在後日。」

差人得了言語，討個回帖，同門公依舊下船，划到柳陰堤下上岸，自去回覆了知縣。

那汪知縣至後日，早衙發落了些公事，約莫午牌時候，起身去拜盧柟。誰想正值三伏之時，連日酷熱非常，汪知縣已受了些暑氣，這時卻又在正午，那輪紅日猶如一團烈火，熱得他眼中火冒，口內煙生，剛到半路，覺道天旋地轉，從橋上直撞下來，險些兒悶死在地。從人急忙救起，擡回縣中，送入私衙，漸漸蘇醒。吩咐差人辭了盧柟，一面請太醫調治。足足裡病了一個多月，方才出堂理事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盧柟一日在書房中，查點往來禮物，檢著汪知縣這封書儀，想道：「我與他水米無交，如何白白裡受他的東西？須把來消豁了，方才乾淨。」到八月中，差人來請汪知縣中秋夜賞月。那知縣卻也正好有此意，見來相請，好生歡喜，取回帖打發來人，說：「多拜上相公，至期準赴。」那知縣乃一縣之主，難道剛剛只有盧柟請他賞月不成？少不得初□邊，就有鄉紳同僚中相請，況又是個好飲之徒，可有不去的理麼？定然一家家捱次都到，至□四這日，辭了外邊酒席，於衙中整備家宴，與夫人在庭中玩賞。那晚月色分外皎潔，比尋常更是不同。有詩為證：

玉宇淡悠悠，金波徹夜流。

最憐圓缺處，曾照古今愁。

風露孤輪影，山河一氣秋。

何人吹鐵笛？乘醉倚南樓。夫妻對酌，直飲到酩酊，方才入寢。那知縣一來是新起病的人，元神未復；二來連日沉酣糟粕，趁著酒興，未免走了酒字下這道兒；三來這晚露坐夜深，著了些風寒，三合湊又病起來。眼見得盧柟賞月之約，又虛過了。調攝數日，方能痊可。那知縣在衙中無聊，量道盧柟園中桂花必盛，意欲借此排遣。適值有個江南客來打抽豐，送兩大罈惠山泉酒，汪知縣就把一罈差人轉送與盧柟。盧柟見說是美酒，正中其懷，無限歡喜，乃道：「他的政事文章，我也一概勿論，只這酒中，想亦是知味的了。」即寫帖請汪知縣後日來賞桂花。有詩為證：

涼影一簾分夜月，天宮萬斛動秋風。

淮南何用歌《招隱》？自可淹留桂樹叢。

自古道：「一飲一啄，莫非前定。」像汪知縣是個父母官，肯屈己去見個士人，豈不是件異事？誰知兩下機緣未到，臨期定然生出事故，不能相會。這番請賞桂花，汪知縣滿意要盡竟日之歡，馨夙昔仰想之誠，不料是日還在眠床上，外面就傳板進來報：「山西理刑趙爺行取入京，已至河下。」恰正是汪知縣鄉試房師，怎敢怠慢？即忙起身梳洗，出衙上轎，往河下迎接，設宴款待。你想兩個得意師生，沒有就別之理，少不得盤桓數日，方才轉身。這桂花已是：飄殘金粟隨風舞，零亂天香滿地鋪。

卻說盧柟索性剛直豪爽，是個傲上吟下之人，見汪知縣屢次卑詞盡敬，以其好賢，遂有俯交之念。時值九月末旬，園中菊花開遍，那菊花種數甚多，內中惟有三種為貴。那三種？

鶴翎、剪絨、西施。每一種各有幾般顏色，花大而媚，所以貴重。有《菊花詩》為證：

不共春風鬥百芳，自甘籬落傲秋霜。

園林一片蕭疏景，幾朵依稀散晚香。

盧柟因想汪知縣幾遍要看園景，卻俱中止，今趁此菊花盛時，何不請來一玩？也不枉他一番敬慕之情，即寫帖兒，差人去請次日賞菊。家人拿著帖子，來到縣裡，正值知縣在堂理事，一逕走到堂上跪下，把帖子呈上，稟道：「家相公多拜上老爺，園中菊花盛開，特請老爺明日賞玩。」汪知縣正想要去看菊，因屢次失約，難好啟齒，今見特地來請，正是挖耳當招，深中其意，看了帖子，乃道：「拜上相公，明日早來領教。」那家人得了言語，即便歸家回覆家主道：「汪大爺拜上相公，明日絕早就來。」那知縣說明日早來，不過是隨口的話，那家人改做絕早就來，這也是一時錯訛之言。不想因這句錯話上，得罪於知縣，後來把天大家私，弄得罄盡，險些兒連性命都送了。正是：

舌為利害本，口是禍福門。

當下盧柟心下想道：「這知縣也好笑，那見赴人筵席有個絕早就來之理。」又想道：「或者慕我家園亭，要盡竟日之遊。」

吩咐廚夫：「大爺明日絕早就來，酒席須要早些完備。」那廚夫聽見知縣早來，恐怕臨時誤事，隔夜就手忙腳亂收拾。盧柟到次早吩咐門上人：「今日若有客來，一概相辭，不必通報。」

又將個名帖，差人去邀請知縣。不到朝食時，酒席都已完備，排設在園上燕喜堂中。上下兩席，並無別客相陪。那酒席鋪設得花錦相似。正是：

富家一席酒，窮漢半年糧。

且說知縣那日早衙投文已過，也不退堂，就要去赴酌。因見天色太早，恐酒席未完，吊一起公事來問。那公事卻是新拿到一班強盜，專在衛河裡打劫來往客商，因都在娼家宿歇，露出馬腳，被捕人拿住解到本縣，當下一訊都招。內中一個叫做石雪哥，又扳出本縣一個開肉鋪的王屠，也是同夥，即差人去拿到。知縣問道：「王屠，石雪哥招稱你是同夥，贓物俱窩頓你家，從實供招，免受刑罰。」王屠稟道：「爺爺，小人是個守法良民，就在老爺馬足下開個肉鋪生理，平昔間就街市上不分行走，那有這事？莫說與他是個同夥，就是他面貌，從不曾識認。老爺不信，拘鄰里來問，平日所行所為，就明白了。」知縣又叫石雪哥道：「你莫要誣陷平人，若審出是扳害的，登時就打死你這奴才。」石雪哥道：「小的並非扳害，真實是同夥。」王屠叫道：「我認也認不得你，如何是同夥？」石雪哥道：「王屠，我與你一向同做伙計，怎麼詐不認得？就是今日，本心原要出脫你的，只為受刑不過，一時間說了出來，你不要怪我。」王屠叫屈連天道：「這是哪裡說起？」

知縣喝交一齊夾起來，可憐王屠夾得死而復蘇，不肯招承。這強盜咬定是個同夥，雖夾死終不改口。是已牌時分夾起，日已倒西，兩下各執一詞，難以定招。此時知縣一心要去赴宴，已不耐煩，遂依著強盜口詞，葫蘆提將王屠問成斬罪，其家私盡作贓物入官。畫供已畢，一齊發下死囚牢裡，即起身上轎，到柁家去吃酒不題。

你道這強盜為甚死咬定王屠是個同夥？那石雪哥當初原是個做小經紀的人，因染了時疫症，把本錢用完，連幾件破傢伙也賣來吃在肚裡。及至病好，卻沒本錢去做生意，只存得一隻鍋兒，要把去賣幾□文錢，來營運度日。旁邊卻又有些破的，生出一個計較：將鍋煤拌著泥兒塗好，做個草標兒，提上街去賣。轉了半日，都嫌是破的，無人肯買。落後走到王屠對門開米鋪的田大郎門首，叫住要買。那田大郎是個近視眼，卻看不出損處，一口就還八□文錢。石雪哥也就肯了。

田大郎將錢遞與石雪哥，接過手剛在那裡數明。不想王屠在對門看見，叫道大郎：「你且仔細看看，莫要買了破的。」這是嘲他眼力不濟，乃一時戲謔之言。誰知田大郎真個重新仔細一看，看出那個破損處來，對王屠道：「早是你說，不然幾乎被他哄了，果然是破的。」連忙討了銅錢，退還鍋子。

石雪哥初時買成了，心中正在歡喜，次後討了錢去，心中痛恨王屠，恨不得與他性命相博。只為自己貨兒果然破損，沒個因頭，難好開口，忍著一肚子惡氣，提著鍋子轉身，臨行時，還把王屠怒目而視，巴不能等他問一聲，就要與他廝鬧。那王屠出自無心，那個去看他。石雪哥見不來招攬，只得自去。不想心中氣悶，不曾照管得腳下，絆上一交，把鍋子打做千百來塊，將王屠就恨入骨髓。思想沒了生計，欲要尋條死路，詐那王屠，卻又捨不得性命。沒甚計較，就學做夜行人，倒也順溜，手到擒來。做了年餘，嫌這生意微細，合入大隊裡，在衛河中巡緝，得來大碗酒、大塊肉，好不快活。

那時反又感激王屠起來，他道是當日若沒有王屠這句話，賣成這隻鍋子，有了本錢，這時只做小生意過日，那有恁般快活。及至惡貫滿盈，被拿到官，情真罪當，料無生理，卻又想起昔年的事來：「那日若不是他說破，賣這幾□文錢做生意度日，不見致有今日。」所以扳害王屠，一口咬定，死也不放。

故此他便認得王屠，王屠卻不相認。後來直到秋後典刑，齊綁在法場上，王屠問道：「今日總是死了，你且說與我有甚冤仇，害我致此？說個明白，死也甘心。」石雪哥方把前情說出。

王屠連喊冤枉，要辨明這事。你想：此際有那個來睬你？只好含冤而死。正是：

只因一句閑言語，斷送堂堂六尺軀。

閒話休題，且說盧柁早上候起，已至巳牌，不見知縣來到，又差人去打聽，回報說在那裡審問公事。盧柁心上就有三四分不樂，道：「既約了絕早就來，如何這時候還問公事？」

停了一回，還不見到，又差人去打聽，來報說：「這件公事還未問完哩。」盧柁不樂有六七分了，想道：「是我請他的不是，只得耐這次罷。」

俗語道得好：「等人性急。」略過一回，又差人去打聽，這人行無一箭之遠，又差一人前來，頃刻就差上五六個人去打聽。少停一齊轉來回覆說：「正在堂上來人，想這事急切未得完哩。」盧柁聽見這話，湊成□分不樂，心中大怒道：「原來這俗物，一無可取，卻只管來纏帳，幾乎錯認了，如今幸爾還好。」即令家人掀開下面這桌酒席，走上前居中向外面坐，叫道：「快把大杯灑熱酒來，洗滌浴腸。」家人都稟道：「恐大爺一時來到。」盧柁睜起眼喝道：「哇！還說甚大爺？我這酒可是與俗物吃的麼？」家人見家主發怒，誰敢再言？只得把大杯斟上，廚下將肴饌供出，小奚在堂中宮商迭奏，絲竹並呈。

盧柁飲了數杯，又討出大碗，一連吃上□數多碗，吃得性起，把巾服都脫去了，跣足蓬頭，踞坐於椅上，將肴饌撤去，止留果品案酒，又吃上□來大碗，連果品也賞了小奚，惟飲寡酒。又吃上幾碗。盧柁須臾雖高，原吃不得急酒，因一時惱怒，連飲了幾□碗，不覺大醉，就靠在桌上齁齁睡去。家人誰敢去驚動，整整齊齊，都站在兩旁伺候。

裡邊盧柁便醉了，外面管園的卻不曉得。遠遠望見知縣頭踏來，急忙進來通報。到了堂中，看見家主已醉，倒吃一驚道：「大爺已是到了，相公如何先飲得這個模樣？」眾家人聽得知縣來到，都面面相覷，沒做理會，齊道：「那桌酒便還在，但相公不能勾醒，卻怎好？」管園的道：「且叫醒轉來，扶醉陪他一陪也罷。終不然特地請來，冷淡他去不成。」眾家人只得上前叫喚，喉嚨都喊破了，如何得醒？漸漸聽得人聲喧雜，料道是知縣進來，慌了手腳，四散躲過。單單撇下盧柁一人。只因這番，有分教：佳賓賢主，變為百世冤家；好景名花，化作一場春夢。正是：

盛衰有命天為主，禍福無門人自生。

且說汪知縣離了縣中，來到盧家園門首，不見盧柁迎接，也沒有一個家人伺候，從人亂叫：「門上有人麼？快去通報，大爺到了。」並無一人答應。知縣料是管門的已進去報了，遂吩咐：「不必呼喚。」竟自進去，只見門上一個匾額，白地翠書「嘯圃」兩個大字。進了園門，一帶都是柏屏，轉過灣來，又顯出一座門樓，上書「隔凡」二字。過了此門，便是一條松徑。繞出松林，打一看時，但見山嶺參差，樓臺縹緲，草木蕭疏，花竹圍環。知縣見布置精巧，景色清幽，心下暗喜道：「高人胸次，自是不同。」但不聞得一些人聲，又不見盧柁相迎，未免疑惑，也還是園中徑路錯雜，或者從別道往外迎我，故此相左。一行人在園中，任意東穿西走，反去尋覓主人。

次後來到一個所在，卻是三間大堂。一望菊花數百，霜英燦爛，楓葉萬樹，擁若丹霞，橙橘相亞，累累如金。池邊芙蓉千百株，顏色或深或淺，綠水紅葩，高下相映，鴛鴦鸞鴨之類，戲狎其下。汪知縣想道：「他請我看菊，必在這個堂中了。」逕至堂前下轎。走入看時，哪裡見甚酒席，惟有一人蓬頭跣足，居中向外而坐，靠在桌上打齁，此外更無一個人影。從人趕向前亂喊：「老爺到了，還不起來。」汪知縣舉目看他身上服色不像以下之人，又見旁邊放著葛巾野服，吩咐且莫叫喚，看是何等樣人。那常來下帖的差人，向前仔細一看，認得是盧柁，稟道：「這就是盧相公，醉倒在此。」汪知縣聞言，登時紫了面皮，心下大怒道：「這廝恁般無理。故意哄我上門羞辱。」欲得教從人將花木打個稀爛，又想不是官體，忍著一肚子惡氣，急忙上轎，吩咐回縣。

轎夫擡起，打從舊路，直至園門首，依原不見一人。那些皂快，沒一個不搖首咋舌道：「他不過是個監生，如何將官府恁般藐視？這也是件異事。」知縣在轎上聽見，自覺沒趣，怒惱愈加，想道：「他總然才高，也是我的治下，曾請過數遍，不肯來見；情願就見，又饋送銀酒，我亦可為折節敬賢之至矣。他卻如此無理，將我侮慢。且莫說我是父母官，即使平交，也不該如此。」到了縣裡，怒氣不息，即便退入私衙不題。

且說盧柁這些家人小廝，見知縣去後，方才出頭，到堂中看家主時，睡得正濃，直至更餘方醒。眾人說道：「適才相公睡後，大爺就來，見相公睡著，便起身而去。」盧柁道：「可有甚話說？」眾人道：「小人們恐難好答應，俱走過一邊，不曾看見。」盧柁道：「正該如此！」又懊悔道：「是我一時性急，不曾吩咐閉了園門，卻被這俗物直至此間，踐污了地上。」

教管園的，明早快挑水將他進來的路徑掃滌乾淨，又著人尋訪常來下帖的差人，將向日所送書儀並那罈泉酒，發還與他。

那差人不敢隱匿，遂即到縣裡去繳還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汪知縣退到衙中，夫人接著，見他怒氣沖天，問道：「你去赴宴，如何這般氣惱？」汪知縣將其事說知。夫人道：「這都是自取，怪不得別人。你是個父母官，橫行直撞，少不得有人奉承，如何屢屢卑污苟賤，反去請教子民。他總是有才，與你何益？今日討恁般怠慢，可知好麼。」汪知縣又被夫人搶白了幾句，一發怒上加怒，坐在交椅上，氣憤憤的半晌無語。夫人道：「何消氣得，自古道：『破家縣令。』」只這四個字，把汪知縣從睡夢中喚醒，放下了憐才敬士之心，頓提起生事害人之念。當下口中不語，心下躊躇，尋思計策安排盧生：「必置之死地，方泄吾恨。」當夜無話。

汪知縣早衙已過，次日喚一個心腹令史，進衙商議。那令史姓譚名遵，頗有才幹，慣與知縣通賊過付，是一個積年猾吏。當下知縣先把盧柁得罪之事敘過，次說要訪他過惡參之，以報其恨。譚遵道：「老爺要與盧柁作對，不是輕舉妄動的，須尋得一件沒躲閃的大事，坐在他身上，方可完得性命。那參訪一節恐未必了事，在老爺反有干礙。」汪知縣道：「卻是為何？」譚遵道：「盧柁與小人原是同里，曉得他多有大官府往來，且又家私豪富。平昔雖則恃才狂放，卻沒甚違法之事。總然拿了，少不得有天大分上到上司處挽回，決不致死的田地。那時懷恨挾仇，老爺豈不反受其累？」汪知縣道：「此言雖是，但他恁般放肆，定有幾件惡端，你去細細訪來，我自處。」譚遵答應出來，只見外邊邊進原送盧柁的書儀、泉酒。知縣見了，轉覺沒趣，無處出氣，遷怒到差人身上，說道不該收他的回來，打了二□毛板，就將銀酒都賞了差人。正是：

勸君莫作傷心事，世上應多切齒人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浮丘山下有個農家，叫做鈕成，老婆金氏。夫妻兩口，家道貧寒，卻又少些行止，因此無人肯把田與他耕種，歷年只在盧柁家做長工過日。二年前，生了個兒子，那些一般做工的，同盧家幾個家人，鬥分子與他賀喜。論起鈕成恁般窮漢，只該辭了才是，□分情不可卻，稱家有無，胡亂請眾人吃三杯，可也罷了。不想他卻去弄空頭，裝好漢，寫身子與盧柁家人盧才，抵借二兩銀子，整個大大筵席款待眾人。鄰里盡送湯餅，熱烘烘倒像個財主家行事。外邊正吃得快活，那得知孩子隔日被貓驚了，這時了帳，□分敗興，不能勾盡歡而散。

那盧才肯借銀子與鈕成，原懷著個不良之念。你道為何？因見鈕成老婆有三四分顏色，指望以此為繇，要勾搭這婆娘。誰知緣分淺薄，這婆娘情願白白裡與別人做些交易，偏不肯上盧才的椿兒，反去學向老公說盧才怎樣來調戲。鈕成認做老婆是個貞節婦人，把盧才恨入骨髓，立意要賴他這項銀子。

盧才捱了年餘，見這婆娘妝喬做樣，料道不能勾上鉤，也把念頭休了，一味索銀。兩下面紅了好幾場，只是沒有。有人教盧才個法兒道：「他年年在你家做長工，何不耐到發工銀時，一並扣清，可不乾淨？」盧才依了此言，再不與他催討，等到□二月中，打聽了發銀日子，緊緊伺候。

那盧柁田產廣多，除了家人，顧工的也有整百，每年至□二月中預發來歲工銀。到了是日，眾長工一齊進去領銀。盧柁恐家人們作弊，短少了眾人的，親自唱名親發，又賞一頓酒飯。吃個醉飽，叩謝而出。剛至宅門口，盧才一把扯住鈕成，問他要銀。那鈕成一則還錢肉痛，二則怪他調戲老婆，乘著幾杯酒興，反撒賴起來，將銀塞在兜肚裡，罵道：「狗奴才。只欠得這去銀子，便空心來欺負老爺。今日與你性命相博。」

當腦撞一個滿懷。盧才不曾提防，踉踉蹌蹌倒退了□數步，幾乎跌上一交，惱動性子，趕上來便打。那句「狗奴才」卻又犯了眾怒，家人們齊道：「這廝恁般放潑。總使你的理直，到底是我家長工，也該讓我們一分。怎地欠了銀子，反要行凶？打這狗忘八。」齊擁上前亂打。常言道：「雙拳不敵四手。」鈕成獨自一個，如何抵當得許多人，著實受了一頓拳腳。盧才看見銀子藏在兜肚中，扯斷帶子，奪過去了。眾長工再三苦勸，方才住手，推著鈕成回家。

不道盧柁在書房中隱隱聽得門首喧嚷，喚管門的查問。他的家法最嚴，管門的恐怕連累，從實稟說。盧柁即叫盧才進去，說道：「我有示在先，家人不許擅放私債，盤算小民，如有此等，定行追還原券，重責逐出。你怎麼故違我法：卻又截搶工銀，行凶打他？這等放肆可惡。」登時追出兜肚銀子並那紙文契，打了二□，逐出不用，吩咐管門的：「鈕成來時，著他來見我，領了銀券去。」管門的連聲答應，出來，不題。

且說鈕成剛吃飽得酒食，受了這頓拳頭腳尖，銀子原被奪去，轉思轉惱，愈想愈氣。到半夜裡，火一般發熱起來，覺道心頭脹悶難過，次日便爬不起。至第二日早上，對老婆道：「我覺得身子不好，莫不要死？你快去叫我哥哥來商議。」自古道：「無巧不成話。」原來鈕成有個嫡親哥哥鈕文，正賣與令史譚遵家為奴。金氏平昔也曾到譚家幾次，路徑已熟，故此教他去叫。當下金氏聽見老公說出要死的話，心下著忙，帶轉門兒，冒著風寒，一徑往縣中去尋鈕文。

那譚遵四處察訪盧柁的事過，並無一件；知縣又再三催促，倒是個兩難之事。這一日正坐在公廨中，只見一個婦人慌慌張張的走入來，舉目看時，不是別人，卻是家人鈕文的弟婦。金氏向前道了萬福，同道：「請問令史，我家伯伯可在麼？」譚遵道：「到縣門前買小菜就來，你有甚事恁般驚惶？」

金氏道：「好教令史得知：我丈夫前日與盧監生家人盧才費口，夜間就病起來，如今□分沉重，特來尋伯伯去商量。」譚遵聞言，不勝歡喜，忙問道：「且說為甚與他家費口？」金氏即將與盧才借銀起，直至相打之事，細細說了一遍。譚遵道：「原來恁地。你丈夫沒事便罷，有些山高水低，急來報知，包在我身上，與你出氣。還要他一注大財鄉，彀你下半世快活。」

金氏道：「若得令史張主，可知好麼。」正說間，鈕文已回。金氏將這事說知，一齊同去。臨出門，譚遵又囑咐道：「如有變故，速速來報。」鈕文應允。離了縣中，不消一個時辰，早到家中。推門進去，不見一些聲息，到床上看時，把二人嚇做一跳。原來直僵僵挺在上面，不可死過幾時了。金氏便號淘大哭起來。正是：

夫妻本是同林鳥，大限來時各自飛。

那些東鄰西舍聽得哭聲，都來觀看，齊道：「虎一般的後生，活活打死了。可憐，可憐。」鈕文對金氏說道：「你且莫哭，同去報與我主人，再作區處。」金氏依言，鎖了大門，囑付鄰里看觀則個，跟著鈕文就走。那鄰里中商議道：「他家一定去告狀了。地方人命重情，我們也須呈明，脫了干紀。」隨後也往縣裡去呈報。其時遠近村坊盡知鈕成已死，早有人報與盧柁。那盧柁，原是疏略之人，兩日鈕成不去領這銀券，連其事卻也忘了，及至聞了此信，即差人去尋獲盧才送官。那知盧才聽見鈕成死了，料道不肯干休，已先逃之夭夭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鈕文、金氏一口氣跑到縣裡，報知譚遵。譚遵大喜，悄悄的先到縣中，稟了知縣，出來與二人說明就裡，教了說話，流水寫起狀詞，單告盧柁強占金氏不遂，將鈕成擒歸打死，教二人擊鼓叫冤。鈕文依了家主，領著金氏，不管三七念一，執了一塊木柴，把鼓亂敲，口內一片聲叫喊：「救命。」

衙門差役，自有譚遵吩咐，並無攔阻。汪知縣聽得擊鼓，即時升堂，喚鈕文、金氏至案前。才看狀詞，恰好地鄰也到了。

知縣專心在盧柁身上，也不看地鄰呈子是怎樣情繇，假意問了幾句，不等發房，即時出簽，差人捉盧柁立刻赴縣。公差又受了譚遵的叮囑，說：「大爺惱得盧柁要緊，你們此去，只除婦女孩子，其餘但是男子漢，盡數拿來。」眾皂快素知知縣與盧監生有仇，況且是個大家，若還人少，進不得他大門，遂聚起三兄四弟，共有四五□人，分明是一群猛虎。

此時隆冬日短，天已傍晚，彤雲密布，朔風凜冽，好不寒冷。譚遵要奉承知縣，陪出酒漿，與眾人先發個興頭。一家點起一根火把，飛奔至盧家門首，發一聲喊，齊搶入去，逢著的便拿。家人們不知為甚，嚇得東倒西歪，兒啼女哭，沒奔一頭處。盧柁娘子正同著丫鬟們，在房中圍爐向火，忽聞得外面人聲鼎沸，只道是漏了火，急叫丫鬟們觀看。尚未動步，房門口早有家人報道：「大娘，不好了。外邊無數人執著火把，打進來也。」盧柁娘子還認是強盜來打動，驚得三□六個牙齒，砵磴磴的相打，慌忙叫丫鬟快

閉上房門。言猶未畢，一片火光，早已擁入房裡。那些丫頭們奔走不迭，只叫：「大王爺饒命。」眾人道：「胡說。我們是本縣大爺差來拿盧柟的，甚麼大王爺。」盧柟娘子見說這話，就明白向日丈夫怠慢了知縣，今日尋事故來擺布，便道：「既是公差，難道不知法度的？」

我家總有事在縣，量來不過戶婚田土的事罷了，須不是大逆不道；如何白日裡不來，黑夜間率領多人，明火執仗，打入房帷，乘機搶劫。明日到公堂上去講，該得何罪？」眾公差道：「只要還了我盧柟，但憑到公堂上去講。」遂滿房遍搜一過，只揀器皿寶玩，取勾像意，方才出門。又打到別個房裡，把姬妾們都驚得躲入床底下去。各處搜到，不見盧柟，料想必在園上，一齊又趕入去。

盧柟正與四五個賓客，在暖閣上飲酒，小優兩傍吹唱。

恰好差去拿盧柟的家人，在那裡回話，又是兩個亂喊上樓報道：「相公，禍事倒也。」盧柟帶醉問道：「有何禍事？」家人道：「不知為甚？許多人打進大宅搶劫東西，逢著的便被拿住，今已打入相公房中去了。」眾賓客被這一驚，一滴酒也無了，齊道：「這是為何？可去看來。」便要起身。盧柟全不在意，反攔住道：「由他自搶，我們且自吃酒，莫要敗興。快斟熱酒來。」

家人跌足道：「相公，外邊慌亂，如何還要飲酒。」說聲未了，忽見樓前一派火光閃爍，眾公差齊擁上樓，嚇得那幾個小優滿樓亂滾，無處藏躲。盧柟大怒，喝道：「甚麼人？敢到此放肆。」叫人快拿。眾公差道：「本縣大爺請你說話，只怕拿不得的。」一條索子，套在頸裡道：「快走。快走。」盧柟道：「我有何事？這等無禮。偏不去。」眾公差道：「老實說：向日請便請你不動，如今拿倒要拿去的。」牽著索子，推的推，扯的扯，擁下樓來。家人共拿了四五十個。眾人還想連賓客都拿，內中有人認得俱是貴家公子，又是有名頭秀才，遂不敢去惹他。一行人離了園中，一路鬧炒炒直至縣裡。這幾個賓客，放心不下，也隨來觀看。躲過的家人，也自出頭，奉著主母之命，將了銀兩，趕來央人使用打探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汪知縣在堂等候，堂前燈籠火把，照輝渾如白晝，四下絕不聞一些人聲。眾公差押盧柟等，直至丹墀下，舉目看那知縣，滿面殺氣，分明坐個閻羅天子。兩行隸卒排列，也與牛頭夜叉無二。家人們見了這個威勢，一個個膽戰心驚。眾公差跑上堂稟道：「盧柟一齊拿到了。」將一千人帶上月臺，齊齊跪下。鈕文、金氏另跪在一邊，惟有盧柟挺然居中而立。汪知縣見他不跪，仔細看了一看，冷笑道：「是一個土豪，見了官府，猶恁般無狀。在外安得不肆行無忌。我且不與你計較，暫請到監裡去坐一坐。」盧柟倒走上三四步，橫挺著身子說道：「就到監裡去坐也不妨，只要說個明白，我得何罪，昏夜差人抄沒？」知縣道：「你強占良人妻女不遂，打死鈕成，這罪也不小。」盧柟聞言，微微笑道：「我只道有甚天大事情，為鈕成之事。據你說止不過要我償他命罷了，何須大驚小怪。但鈕成原係我家傭奴，與家人盧才口角而死，卻與我無干。即使是我打死，亦無死罪之律，若必欲借彼證此，橫加無影之罪，以雪私怨，我盧柟不難屈承，只怕公論難混！」

汪知縣大怒道：「你打死平人，昭然耳目，卻冒認為奴，污蔑問官，抗拒不跪。公堂之上，尚敢如此狂妄，平日豪橫，不問可知矣。今且勿論人命真假，只抗拒逆父母官，該得何罪？」

喝教拿下去打。眾公差齊聲答應，趕向前一把揪翻。盧柟叫道：「士可殺而不可辱，我盧柟堂堂漢子，何惜一死！卻要用刑？任憑要我認那一等罪，無不如命，不消責罰。」眾公差哪裡聽他做主，按倒在地，打了三。知縣喝教住了，並家人齊發下獄中監禁。鈕成屍首著地方買棺盛殮，發至官壇候驗。鈕文、金氏干證人等，召保聽審。

盧柟打得血肉淋漓，兩個家人扶著，一路大笑走出儀門。這幾個朋友上前相迎。家人們還恐怕來拿，遠遠而立，不敢近身。眾友問道：「為甚事，就到杖責？」盧柟道：「並無別事，汪知縣公報私仇，借家人盧才的假人命，放在我名下，要加個小小死罪。」眾友驚駭道：「不信有此等奇冤。」內中一友道：「不打緊，待小弟回去，與家父說了，明日拉合縣鄉紳孝廉，與縣公講明。料縣公難減公論，自然開釋。」盧柟道：「不消兄等費心，但憑他怎地擺布罷了。只有一件緊事，煩到家間說一聲，教把酒多送幾罈到獄中來。」眾友道：「如今酒也該少飲。」盧柟笑道：「人生貴在適意，貧富榮辱，俱身外之事，干我何有。難道因他要害我，就不飲酒了？這是一刻也少不得的。」正在那裡說話，一個獄卒推著背道：「快進獄去，有話另日再說。」那獄卒不是別人，叫做蔡賢，也是汪知縣得用之人。盧柟睜起眼喝道：「哇！可惡！我自說話，與你何干？」

蔡賢也焦躁道：「啊呀！你如今是在官人犯了，這樣公子氣質，且請收起，用不著了。」盧柟大怒道：「甚麼在官人犯，就不進去，便怎麼。」蔡賢還要回話，有幾個老成的，將他推開，做好做歹，將盧柟進了監門，眾友也各自回去。盧柟家人自歸家回覆主母，不在話下。

原來盧柟出衙門時，譚遵緊隨在後，察訪這些說話，一句句聽得明白，進衙報與知縣。知縣到次早只說有病，不出堂理事。眾鄉官來時，門上人連帖也不受。至午後忽地升堂，喚齊金氏一千人犯，並仵作人等，監中吊出盧柟主僕，逕去檢驗鈕成屍首。那仵作人已知縣主之意，輕傷盡報做重傷。地鄰也理會得知縣要與盧柟作對，齊咬定盧柟打死。知縣又哄盧柟將出鈕成傭工文券，只認做假的，盡皆扯碎。嚴刑拷打，問成死罪，又加二。大板，長枷手杻，下在死囚牢裡。家人們一概三，滿徒三年，召保聽候發落。金氏、鈕文一干證人等，發回寧家。屍棺俟詳轉定奪。將招繇疊成文案，並盧柟抗拒不跪等情，細細開載在內，備文申報上司。雖眾鄉紳力為申理，知縣執意不從。有詩為證：

縣令從來可破家，治長非罪亦堪嗟。

福堂今日容高士，名圃無人理百花。

且說盧柟本是貴介之人，生下一個膿窠瘡兒，就要請醫家調治的，如何經得這等刑杖？得到獄中，昏迷不醒。幸喜合監的人，知他是個有錢子兒，奉承不暇，流水把膏藥末藥送來。家中娘子又請太醫來調治，外修內補，不勾一月，平服如舊。那些親友，絡繹不絕到監中候問。獄卒人等，已得了銀子，歡天喜地，繇他們直進直出，並無攔阻。內中單有蔡賢是知縣心腹，如飛稟知縣主，慙地到監點閱，搜出五六人來，卻都是有名望的舉人秀士，不好將他難為，教人送出獄門。又把盧柟打上二。四五個獄卒，一概重責。那獄卒們明知是蔡賢的緣故，咬牙切齒，因是縣主得用之人，誰敢與他計較。

那盧柟平日受用的高堂大廈，錦衣玉食，眼內見的是竹木花卉，耳中聞的是笙簫細樂。到了晚間，嬌姬美妾，倚翠偎紅，似神仙般散誕的人。如今坐於獄中，住的卻是鑽頭不進半塌不倒的房子，眼前見的無非死犯重囚，語言嘈雜，面目凶頑，分明一班妖魔鬼怪，耳中聞的不過是腳鐐手杻鐵鏈之聲。到了晚間，提鈴喝號，擊柝鳴鑼，唱那歌兒，何等淒慘。他雖是豪邁之人，見了這般景象，也未免睹物傷情，恨不得肋下頂刻生出兩個翅膀飛出獄中；又恨不得提把板斧，劈開獄門，連眾犯也都放走。一念轉著受辱光景，毛髮倒豎，恨道：「我盧柟做了一世好漢，卻送在這個惡賊手裡！如今陷於此間，怎能勾出頭日子。總然掙得出去，亦有何顏見人。要這性命何用？不如尋個自盡，倒得乾淨。」又想到：「不可，不可。昔日成湯、文王，有夏臺、羑里之囚，孫臏、馬遷有別足腐刑之辱；這幾個都是聖賢，尚忍辱待時，我盧柟豈可短見。」卻又想到：「我盧柟相知滿天下，身列縉紳者也不少，難道急難中就坐觀成敗？還是他們不曉得我受此奇冤？須索寫書去通知，教他們到上司處挽回。」遂寫起若干書啟，差家人分頭投遞那些相知。也有見任，也有林下，見了書札，無不駭然。也有直達汪知縣，要他寬罪的，也有托上司開招的。那些上司官，一來也曉得盧柟是當今才子，有心開釋，都把招詳駁下縣裡。回書中又露個題目，教盧柟家屬前去告狀，轉批別衙門開招出罪。盧柟得了此信，心中暗喜，即教家人往各上司訴冤。果然都批發本府理刑勘問。理刑官先已有人致意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汪知縣幾日間連接數封書札，都是與盧柟求解的。

正在躊躇，忽見各上司招詳，又都駁轉。過了幾日，理刑廳又行牌到縣，吊卷提人，已明知上司有開招放他之意，心下老大驚懼，想道：「這廝果然神通廣大，身子坐在獄中，怎麼各處關節已是布置到了？若此番脫漏出去，如何饒得我過。一不做，二不休，若不斬草除根，恐有後患。」當晚差譚遵下獄，教獄卒蔡賢拿盧柟到隱僻之處，遍身鞭朴，打勾半死，推倒在地，縛了手足，

把土囊壓住口鼻，那消一個時辰，嗚呼哀哉。可憐滿腹文章，到此冤沉獄底。正是：

英雄常抱千年恨，風木寒煙空斷魂。

話分兩頭，卻說濬縣有個巡捕縣丞，姓董名紳，貢士出身，任事強幹，用法平恕。見汪知縣將盧柟屈陷大辟，□分不平，只因官卑職小，不好開口。每下獄查點，便與盧柟談論，兩下遂成相知。那晚恰好也進監巡視，不見了盧柟。問眾獄卒時，都不肯說。惱動性子，一片聲喝打，方才低低說：「大爺差譚令史來討氣絕，已拿向後邊去了。」董縣丞大驚道：「大爺乃一縣父母，那有此事？必是你們這些奴才，索詐不遂，故此謀他性命，快引我去尋來。」眾獄卒不敢違逆，直引至後邊一條夾道中，劈面撞著譚遵、蔡賢。喝教拿住。上前觀看，只見盧柟仰在地上，手足盡皆綁縛，面上壓個土囊。董縣丞叫左右提起土囊，高聲叫喚。也是盧柟命不該死，漸漸蘇醒。

與他解去繩索，扶至房中，尋些熱湯吃了，方能說話。乃將譚遵指揮蔡賢打罵謀害情由說出。

董縣丞安慰一番，教人伏事他睡下。然後帶譚遵二人到於廳上，思想：「這事雖出是縣主之意，料今敗露，也不敢承認。欲要拷問譚遵，又想他是縣主心腹，只道我不存體面，反為不美。」單喚過蔡賢，要他招承與譚遵索詐不遂，同謀盧柟性命。那蔡賢初時只推縣主所遣，不肯招承。董縣丞大怒，喝教夾起來。那眾獄卒因蔡賢向日報縣主來關監，打了板子，心中懷恨，尋過一副極短極緊的夾棍，才套上去，就喊叫起來，連稱：「願招。」董縣丞即便教住了。眾獄卒恨著前日的毒氣，只做不聽見，倒務命收緊，夾得蔡賢叫爹叫娘，連祖宗□七八代盡叫出來。董縣丞連聲喝住，方才放了。把紙筆要他親供。蔡賢只得依著董縣丞說話供招。董縣丞將來袖過，吩咐眾獄卒：「此二人不許擅自釋放，待我見過大爺，然後來取。」起身出獄回衙，連夜備了文書。次早汪知縣升堂，便去親遞。

汪知縣因不見譚遵回覆，正在疑惑；又見董縣丞呈說這事，暗吃一驚，心中雖恨他衝破了網，卻又奈何他不得。看了文書，只管搖頭：「恐沒這事。」董縣丞道：「是晚生親眼見的，怎說沒有？堂尊若不信，喚二人對證便了。那譚遵猶可恕，這蔡賢最是無理，連堂尊也還污蔑。若不究治，何以懲戒後人。」汪知縣被道著心事，滿面通紅，生怕傳揚出去，壞了名聲，只得把蔡賢問徒發遣。自此懷恨董縣丞，尋兩件風流事過，參與上司，罷官而去。此是後話不題。

再說汪知縣因此謀不諧，遂具揭呈，送各上司，又差人往京中傳送要道之人。大抵說：盧柟恃富橫行鄉黨，結交勢要，打死平人，抗送問官，營謀關節，希圖脫罪。把情節做得□分利害，無非要張揚其事，使人不敢救援。又教譚遵將金氏出名，連夜刻起冤單，遍處粘帖。布置停當，然後備文起解到府。那推官原是沒擔當儒怯之輩，見了知縣揭帖並金氏冤單，果然恐怕是非，不敢開招，過舊申報上司。大凡刑獄，經過理刑問結，別官就不敢改動。

盧柟指望這番脫離牢獄，誰道反坐實了一重死案，依舊發下濬縣獄中監禁。還指望知縣去任，再圖昭雪。那知汪知縣因扳翻了個有名富豪，京中多道他有風力，倒得了個美名，行取入京，升為給事之職。他已居當道，盧柟總有通天攝地的神通，也沒人敢翻他招案。有一巡按御史樊某，憐其冤枉，開招釋罪。汪給事知道，授意與同科官，劾樊巡按一本，說他得了賄賂，賣放重囚，罷官回去，著府縣原拿盧柟下獄。因此後來上司雖知其冤，誰肯捨了自己官職，出他的罪名。

光陰迅速，盧柟在獄不覺又是□有餘年，經了兩個縣官。

那時金氏、鈕文，雖都病故，汪給事卻升了京堂之職，威勢正盛，盧柟也不做出獄指望，不道災星將退，那年又選一個新知縣到任。只因這官人來，有分教：此日重陰方啟照，今朝甘露不成霜。

卻說濬縣新任知縣，姓陸名光祖，乃浙江嘉興府平湖縣人氏。那官人胸藏錦繡，腹隱珠璣，有經天緯地之才，濟世安民之術。出京時，汪公曾把盧柟的事相囑，心下就有些疑惑，想道：「雖是他舊任之事，今已年久，與他還有甚相干，諄諄教諭？其中必有緣故。」到任之後，訪問邑中鄉紳，都為稱枉，敘其得罪之繇。陸公還恐盧柟是個富家，央浼下的，未敢全信。又四下暗暗體訪，所說皆同，乃道：「既為民上，豈可以私怨羅織，陷人大辟？」欲要申文到上司，與他昭雪，又想道：「若先申上司，必然行查駁勘，便不能決載了事，不如先開釋了，然後申報。」遂吊出那宗卷來，細細查看，前後招繇，並無一毫空隙。反復看了幾次，想道：「此事不得盧才，如何結案？」乃出百金為信賞錢，立限與捕役要拿盧才。不一月，忽然獲到，將嚴刑究訊，審出真情。遂援筆批云：

審得鈕成以領工食銀於盧柟家，為盧才叩債，以致爭鬥，則鈕成為盧氏之雇工人也明矣。雇工人死，無家翁償命之理。況放債者才，叩債者才，廝打者亦才，釋才坐柙，律何稱焉？才遁不到官，累及家翁，死有餘辜，擬抵不枉。盧柟久於獄，亦一時之厄也。相應釋放云云。

當日監中取出盧柟，當堂打開枷杻，釋放回家。合衙門人無不驚駭，就是盧柟也出自意外，甚以為異。陸公備齊申文，把盧才起釁根繇，並受枉始末，一一開敘，親至府中，相見按院呈遞。按院看了申文，道他擅行開釋，必有私弊，問道：「聞得盧柟家中甚富，賢令獨不避嫌乎？」陸公道：「知縣但知奉法，不知避嫌。但知問其枉不枉，不知問其富不富。若是不枉，夷齊亦無生理；若是枉，陶朱亦無死法。」按院見說得詞正理直，更不再問，乃道：「昔張公為廷尉，獄無冤民，賢令近之矣。敢不領教。」陸公辭謝而出，不題。

且說盧柟回至家中，合門慶幸，親友盡來相賀。過了數日，盧柟差人打聽陸公已是回縣，要去作謝。他卻也素位而行，換了青衣小帽。娘子道：「受了陸公這般大德大恩，須備些禮物去謝他便好。」盧柟道：「我看陸公所為，是個有肝膽的豪傑，不比那齷齪貪利的小輩。若送禮去，反輕褻他了。」

娘子道：「怎見得是反為輕褻？」盧柟道：「我沉冤□餘載，上官皆避嫌不肯見原。陸公初蒞此地，即廉知枉，毅然開釋，此非有□二分才智，□二分膽識，安能如此。今若以利報之，正所謂『故人知我，我不知故人也』。如何使得。」即輕身而往。

陸公因他是個才士，不好輕慢，請到後堂相見。盧柟見了陸公，長揖不拜。陸公暗以為奇，也還了一禮，遂教左右看坐。

門子就扯把椅子，放在傍邊。看官，你道有恁樣奇事。那盧柟乃久滯的罪人，虧陸公救拔出獄，此是再生恩人，就磕穿頭，也是該的，他卻長揖不拜。若論別官府見如此無禮，心上定然不樂了。那陸公毫不介意，反又命坐。可見他度量寬洪，好賢極矣。誰想盧柟見教他傍坐，倒不悅起來，說道：「老父母，但有死罪的盧柟，沒有傍坐的盧柟。」陸公聞言，即走下來，重新敘禮，說道：「是學生得罪了。」即遜他上坐。兩下談今論古，□分款洽，只恨相見之晚，遂為至友。有詩為證：

昔聞長揖大將軍，今見盧生抗陸君。

夕釋衙陽朝上坐，丈夫意氣薄青雲。

話分兩頭，卻話汪公聞得陸公釋了盧柟，心中不忿，又托心腹連按院劾上一本。按院也將汪公為縣令時，挾怨誣人始末，細細詳辯一本。倒下聖旨，將汪公罷官回去，按院照舊供職，陸公安然無恙。那時譚遵已省祭在家，專一挑寫詞狀。陸公廉訪得實，參了上司，拿下獄中，問邊遠充軍。盧柟從此自謂餘生，絕意仕進，益放於詩酒，家事漸漸淪落，絕不為意。

再說陸公在任，分文不要，愛民如子，況又發奸摘隱，剔清利弊，奸宄備伏，盜賊屏跡，合縣遂有神明之稱，聲名振於都下。只因不附權要，止遷南京禮部主事。離任之日，士民攀轅臥轍，泣聲載道，送至百里之外。那盧柟直送五百餘里，兩下依依不捨，歛歛而別。後來陸公累官至南京吏部尚書。盧柟家已赤貧，乃南遊白下，依陸公為主。陸公待為上賓，每日供其酒資一千，縱其遊玩山水。所到之處，必有題詠，都中傳誦。

一日遊采石李學士祠，遇一赤腳道人，風致飄然，盧柟邀之同飲。道人亦出葫蘆中玉液以酌盧柟。柟飲之，甘美異常，問道：「此酒出於何處？」道人答道：「此酒乃貧道所自造也。貧道結庵於廬山五老峰下，居士若能同遊，當忘君斟酌耳。」盧柟道：「既有美醞，何憚相從！」即刻到李學士祠中，作書寄謝陸公，不攜行李，隨著那赤腳道人而去。陸公見書，嘆道：「儵然而來，

翛然而去，以乾坤為逆旅，以七尺為蜉蝣，真狂士也。」屢遣人於廬山五老峰下訪之不獲。後□年，陸公致政歸家，朝廷遣官存問。陸公使其次子往京謝恩，從人遇之於京都，寄問陸公安否。或云：「遇仙成道矣。」後人有詩讚云：

命蹇英雄不自繇，獨將詩酒傲公侯。

一絲不掛飄然去，贏得高名萬古留。

後人又有一詩警戒文人，莫學盧公以傲取禍。詩曰：

酒癖詩狂傲骨兼，高人每得俗人嫌。

勸人休蹈盧公轍，凡事還須學謹謙。